

宴后

译者 || 杨炳辰



MISHIMA YUKIO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宴
后

译者 杨炳辰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宴后 / (日) 三岛由纪夫著; 杨炳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6

(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5320-8

I. 宴... II. ①三... ②杨...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7439号

UTAGE NO ATO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60 by HIRAOKA Iichi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字: 09-2008-490号

宴后

宴のあと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杨炳辰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于婧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91,000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320-8/I-3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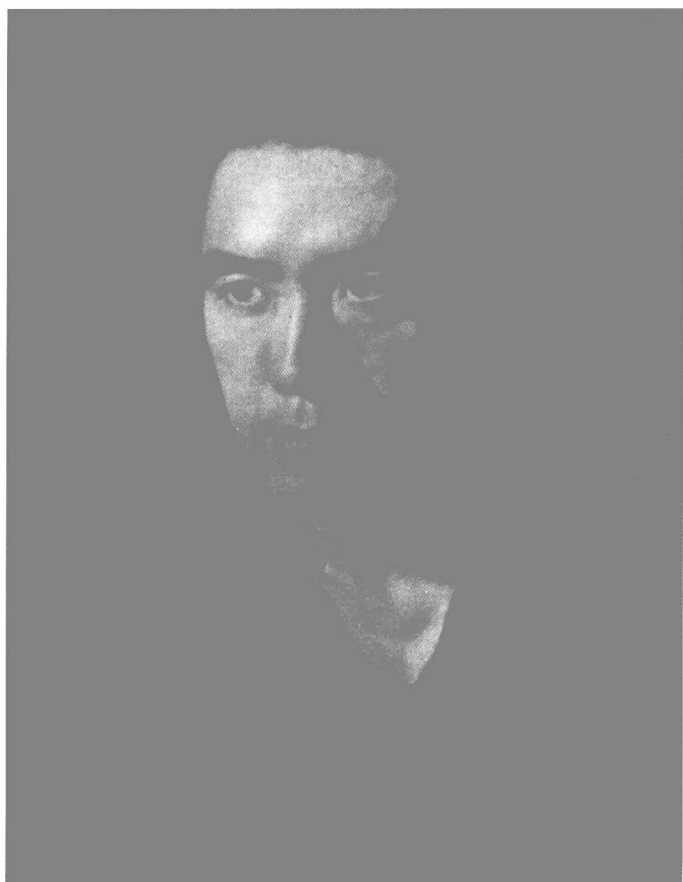
定价: 24.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135113

MISHIMA YUKIO

三島由紀夫

作品系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一 雪后庵

雪后庵坐落在起伏跌宕的小石川^①附近的高地上，它幸免于战乱。无论是占地三千坪^②的名气很大的小堀远州^③流派的名园，还是从京都的一个名刹搬来的中雀门^④，从奈良古寺里原封不动搬过来的大门和客殿，以及后来修建的大客厅，居然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在战后财产税^⑤的纷争中，雪后庵由原主人——热爱茶道的实业家手中，落到美丽而健康的女主人手里，不久，便成为闻名遐迩的菜馆。

女主人叫福泽胜。她身姿绰约，还有一丝野趣，充满热情与活力。想入非非的人，一走到阿胜的面前，立刻会为自己的复杂心理感到羞愧；萎靡不振的人，一看到阿胜，有时大受鼓舞，有时反而像被狠狠击了一掌似的。这个女人受天之恩惠，将男性的果断与女性盲目的热情集于一身，比男人能够走得更远。

阿胜的性格明快爽朗，那不知道屈服的自我，表现出单纯而美丽的形状。从年轻时候起，比起让人爱，她更喜欢主动地去爱别人。带点野性的天真，多少隐藏着些强加于人的意味。周围小人的种种恶意，反而让她培育出一颗不放纵自己的朴实的心。

很久以来，阿胜有几个不涉及男女关系的男性朋友。保守党黑幕政治家永山元龟是她的新朋友，他把比自己小二十岁的阿胜当成妹妹一样喜欢。“那家伙可是少有的女杰啊。”他常常这么说，“总有一天，她会干出一番大事哇。就是把日本翻个底朝天，也不是办不到。若是个男人，可以把他叫做‘弄潮儿’，她是个女人，还是把她叫做‘能手’吧。如若有谁能把她真正的春心挑逗起来，那时她一定会爆发吧。”

有人把这话传给阿胜，她并没有感到不快活。当着元龟的面，她却这样说：

“永山先生，您可挑逗不了我的春情哟。即便您充满自信冲着我来，我也不行啊。您看人倒是十分有眼力，可勾引人看来还差点儿。”

“我可没想过要追求你。真要能把您勾引到手，老朽也要完蛋了哟。”老政治家反唇相讥。

随着雪后庵日渐兴旺，整修庭园花了很多钱。客殿中书院的正南面，有个巽之池。赏月宴会上，这个池可是庭园里重要的景点。庭园四周，围着东京很少见的粗大古树。松树、栗树、朴树、椎树，一棵一棵庄严地耸立着。树缝里漏出蓝天，任何干扰气氛的都市建筑物都没露面。高出一头的松树梢上盘踞着一对老鹰，它们已久居

① 指东京都的小石川区，现位于文京区西部。

② 日本土地面积单位，1坪约合3.3平方米。

③ 小堀远州（1579—1647），江户初期的武士，园艺家，远州流茶道的鼻祖。

④ 位于寺院的山门与佛殿之间的门。

⑤ 日本政府规定，从1946年开始对在日本国内居住的个人的全额财产征收财产税。

于此。各种各样的鸟都不时来造访这个庭园。特别是换季时节，来吃南天桐的果实和大草坪上的虫子的鸟，满满地站了一地。那个热闹劲儿，别处的庭园是无法相比的。

每天早晨，阿胜总要到庭园里去散步，并给花匠一些指示。指示有时说得对，有时也并不妥当。只是，每天给花匠发指示成了她的日课，是她好心情的一部分。所以，老练的花匠从不违抗她的指示。

阿胜在园中走着。这是孑然一身所带来的愉悦，是自由冥想的机会。她几乎整天都在说，在唱，难得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尽管早已习惯了与客人的应酬，可还是很疲劳。只有清晨的散步，才是她心之平静的明证，她已经不想再坠入爱河了。

恋情已经不再来打扰她的生活了……雾霭茫茫的树缝间射进缕缕的阳光。小径上铺满绿苔，熠熠生辉。瞧着这些，阿胜沉醉于自己的这种感觉。她和恋情已相隔很久了。最后一次恋爱也成了遥远的回忆。自己对所有危险情欲都有抵御的能力，并且很难动摇了。

这种清晨散步，是阿胜的一首具有安全性的诗。阿胜年逾五旬，可她仍是个肌肤柔滑、目光炯炯的漂亮女人。看到她清晨在宽阔庭园悠然信步的风情，谁都会动心，都会期待一个美妙的故事。可是，故事结束了，诗也死了，阿胜自己比谁都清楚。当然，阿胜感到了自己身体里那旺盛的精力。同时，她又很清楚，这精力正受着压抑和控制，决不会挣脱羁绊而奔涌。

这宽敞的庭园和房屋、银行的存款和有价证券、有势力的政商界的顾客们，足以保证阿胜的后半生了。有了这种地位，也就不必再担心让人憎恶，让人说坏话了。她在这个社会里已牢牢地扎下了根。她受人敬重，为高尚的趣味而废寝忘食。将来，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

在旅行和交际中撒撒“红包”，尽可以什么也不愁地度过余生。

这种想法在阿胜心里扩展开来。走得有些累了，她便在院门边安放的椅子上坐下，眺望着布满青苔的庭园深处，眺望着洒满庭园的朝阳，眺望着飞落下来的小鸟蹦蹦跳跳。

这庭园里一点儿也听不见电车的轰鸣和汽车的喇叭声。这里的世界成了一幅静止的画。为什么曾一度燃起的欲望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阿胜全然不知道缘由。某种东西确实曾经有一次穿过自己的身体，她不知道它究竟去向何方。说什么形形色色的积累会使人出色地成长起来，她觉得这话像是谎言。她认为人只是流淌着诸多杂物的暗渠，不过是十字路口那留下了各种车辙的石板路。暗渠老朽了，石板路磨损了。可它也曾有过一次辉煌，是节日的十字路口。

阿胜已经很久没有过盲目的经验了。在她看来，任何东西都像这庭园之晨的景致般清明澄碧，一切都伴着鲜明的轮廓。这个世界里，没有一样是模糊的。她觉得甚至人的肚子她也能够全部看透似的。让人吃惊的东西，已经不那么多了。听到有人为了利益可以背叛朋友，她觉得习以为常；听说有人迷恋女人毁了事业，她认为司空见惯。她知道，只有自己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倒霉事。

每当有人来找她倾诉恋爱的烦恼，阿胜倒是能爽快地给人出个好主意。她把人的心理分门别类地归入几十个抽屉，认为不管怎样的疑难问题，只要组合几个情欲，就能得出答案。在人生当中，没有什么比这更复杂的事了。它由屈指可数的几个棋子所组成。她是个隐退的著名棋手，对谁都可以提出忠告。所以，她当然蔑视“时代”。尽管社会日新月异，但人终究无法摆脱过去传下来的情感的法则。

“最近年轻人做的事呀，”阿胜常常说，“衣服不同了，可里面

还是过去的那一套，一点没变。年轻人错误地把自己第一次的经验，也当成他人第一次的经验。人们仍旧与以前一样无规无矩，只是世间挑剔的目光没有过去那样严厉，所以人们越发肆无忌惮，越来越变得想引人注目。”

这实在是平淡无奇的言论，可从阿胜的嘴里出来就不一样了，充满了力量。

阿胜坐着，从和服袖子里掏出香烟，津津有味地吸着。烟雾飘荡在朝阳的光影里，没有风，看上去沉甸甸的，如纯白纺绸一般。她自负地以为，有家庭的女人一定体会不了这种滋味。只有她这种过着悠然自足的生活的人，才能体味出来。不管前一晚喝得怎么多，阿胜那健康的身体，也从不曾记得香烟不好抽。

从她现在所坐的角度看不见庭园的全景。但它早就深深印在阿胜的心里，她对那里的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庭园中心挺立的那棵黑黢黢的巨大冬青树；那叶片肥厚且叶面莹润的、缠绕在后山的一棵棵树上的山葡萄……从书院看去，草坪一片展开，正面是彬彬有礼的赏雪灯笼，放着老式五轮塔的“中之岛”，岛上还种着许多细竹。庭园里不管多么细小的植物，多么娇小的花，都不是偶然生长的。

……吸着烟，阿胜觉得，这庭园的精致让她的各种记忆都涌上了心头。阿胜像现在面对这个庭园似的，也面对世人和世间。不仅如此。她还拥有着它。

二 霞弦会

一个大臣来找阿胜商量：霞弦会的例会，从今年起在雪后庵举行，阿胜接受了。这是过去同一时期曾在外国任职的大使们的所谓“班会”，每年一次，十一月七日召开。以前总找不到合适的会场，大臣看不过去，就把他们介绍到这里来了。

“都是些追求时髦的隐居者，”大臣说。“只有一个人，无论如何成不了彻底的隐士。你大概也知道吧，就是野口老先生呀，以前当过好几任大臣，很有名。他呀，不知怎么搞的，最近成了革新党的一名众议员，接着又落选了。”

阿胜是在大臣主办的游园会上接受这请求的，所以不能细细地听得更多。这天的雪后庵让许多外国男女占据了。他们与平日的那些小鸟群不同，规模很大，什么肤色的都有，吵得很。

——十一月七日临近了，阿胜心里盘算着：对这些客人首先必须表现出敬意。当今显赫的人物认为开开无礼的玩笑，说说下流话倒是也挺有趣的。但是，对曾经在世上荣耀一时的隐居之人来说，相同的玩笑会刺伤他们的自尊心。对这些老人，只能充当听众的角色。而且还得用柔顺的话语来抚慰他们，要让他们产生一种错觉：

过去的权力现在又复活了。

那天，雪后庵准备了这样一份菜单：

汤	松露、芝麻豆腐、白酱汤
刺身	凉拌乌贼、珊瑚菜、酸橙醋
钵	天鱼、赤贝、野山椒、酸橙醋、用海带和木鱼熬煮的汤汁
下酒菜	烧烤斑鸠、龙虾、干贝、腌芜菁片、甘草芽
炖菜	杂种鸭、竹笋，淋以芡汁
鱼	鳊鱼二尾、盐烤方头鱼、酸橙醋
碗	薇菜、黄米年糕、梅干

阿胜穿一件略带淡紫色的灰色江户小花纹和服，束了一根古代式样、紫色底子、菊花菱形的独钻腰带；铁锈红的腰带别针上缀着一大颗黑珍珠。选这件和服，能紧裹住丰腴的身体，让人看起来舒服。

这是晴朗而暖洋洋的一天。傍晚，月亮还没有升起，野口雄贤前外相和环久友前德国大使就结伴来了。与体格魁梧的环先生相比，野口瘦弱不堪，略显穷酸，可是银发下的双眼却清澈犀利；在渐渐汇集起来的前欧洲大使客人们中间，阿胜从这双真正具有理想主义者气质的明亮眼睛看出了他不甘隐居的理由。

这个宴席热闹且具社交性，话题都是有关过去的内容，说得最多的要数环先生了。

宴会在客殿的中书院举行，环先生靠在墨漆涂抹的“华头窗”和华丽的隔扇门之间的柱子上。隔扇门上画着一对色彩绚丽的孔雀

和白牡丹，背景上画的是南画^①风格的山水画，让人看到了“大名趣味”奇妙的样式混合。

环先生穿了一身伦敦制作的西服，时下难以觅见的金链怀表，揣在西装马甲的口袋里。这还是他那位做德国大使的父亲，从威廉二世^②那里得到的赏赐品，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这块表也是很具影响力的。

环先生是个美男子，口齿伶俐，曾是个以通达下情而自豪的贵族外交官。现在他所关心的，完全超越了时代。他心里，老是惦记着五百人、上千人的招待会，以及五光十色的大吊灯。

“呀，回忆起来可真令人爽快啊。这可真是有趣的故事。”环先生一副王者风度，兴趣盎然地道了开场白，“我身为大使，却一次也没有去坐过柏林的地铁。参事官松山君硬是把我拖去乘了一回。倒数第二节，不，是第三节吧，记不清了。我们坐上去，车厢很挤哇。往前面一看，嗨，竟瞧见了戈林^③。”

环先生停了停，注意了一下听众的反应。看来这故事谁都听过十几遍了，没有任何反响。阿胜赶快接过话头，附和了一声：

“真的呀，当时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吧。在日本，相当于加藤清正^④吧。怎么他还去坐地铁？”

“说的是哇。那可是当时声名显赫的戈林哟。他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拥着十六七岁，那个，那个漂亮的小个儿姑娘，旁若无人地乘着地铁。我起先以为自己认错了人，赶紧揉揉眼睛，可怎

① 起源于中国南宋画的日本国画。

② Wilhelm II (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

③ Hermann Wilhelm Göring (1893—1946)，德国纳粹党魁。

④ 加藤清正 (1562—1611)，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的武将、大名。

么看都是戈林本人呐。我们几乎每天宴会时都碰面的嘛。这时，我反而怦怦地心跳起来。对面那位可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想，说不定那女人是个妓女吧，遗憾的是我不谙此道。”

“您看上去可不像呀。”

“真是可爱的女孩儿呀，化妆嘛，口红涂得浓了点儿。工人打扮的戈林满不在乎地摆弄着那女孩儿的耳坠，抚摸着她的背脊。旁边看着的松山君，两只眼睛睁得滚圆。戈林和那女孩儿一起，在我们前面两站下了车……是啊，剩下我们俩，惊奇得无以复加。此后，地铁中的戈林久久粘在我的头脑里，不肯离去。第二天晚上，戈林开了个晚会，我和松山君凑近他，又仔细端详了一番，的确和昨晚见到的戈林，分毫不差。

“末了，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心，禁不住忘了自己大使的身份，凑上去问他：

“‘昨天，我们为了视察民情去乘了趟地铁。实在是很有好处，阁下也常去吧？’

“那戈林呵呵一笑，意味深长地回答说：

“‘我们一直与民众在一起，本来就是民众的一员。所以，我无需特意坐地铁。’”

前德国大使环先生，用简明的德语来复述戈林的回答，接着立刻用日语翻译了出来。

与光亮的外表相比，大使们其实并不擅长社交。别人说话，他们根本不在乎。还没等环大使的故事说完，原西班牙大使说起了他

担任多米尼加^①公使时在美丽的首都圣多明各过的一段生活。椰子林下海边的散步小道、加勒比海壮美的晚霞、晚霞映照下的混血姑娘黝黑的皮肤……老人精心描绘，甚至到了忘我的境地。这时，爱唠叨的环大使又从旁抢走了话题，说起了当年遇见著名女影星玛琳·黛德丽^②的事。对环先生来说，无名气的美人分文不值，只有第一流的名字和金碧辉煌的名声，才值得拿出来炫耀。

客人们的对话里，各种外语乱飞，尤其是最关键的一句猥亵话，老是用原文来说。阿胜听了，很不自在，可她还是对这个店里难得出现的外交人士的气氛饶有兴趣。这些人确实是“时髦的隐居者”，尽管眼前贫穷，可也曾染指过真正的奢华。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些记忆一生让他们浮华虚荣。

野口雄贤在他们之中独放异彩。那张刚劲的脸总是不失素朴的气质，装束打扮也与众不同。他不追求炫耀身份的外表形象。犀利澄净的眼睛上是走势饱满的双眉。五官出色的脸庞，让瘦弱的身躯更显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野口虽没有忘记微笑，但他很少随声附和。这种特点，不由自主地映入了阿胜的眼帘。比这更早溜进阿胜眼睛里的，是他白衬衫领子后面浅浅的一层污垢，像一层薄薄的影子。

“前大臣先生还穿这样的白衬衫来啊。也许没人服侍他吧。”

于是，她开始注意起其他客人的领子。爱漂亮的老人们个个领子洁白闪亮，残酷地围绕着枯萎的皮肤。

只有野口没说过去的事。回外交部之前，他也曾担任过一个小

① 指多米尼加共和国，曾为西班牙殖民地。

② Marlene Dietrich (1901—1992)，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

国的大使，可这段生活早不在他的关心之列了。不说昔日的辉煌，证明只有他还不是死人。

环大使又开始讲起了过去的夜宴故事。那是在王宫里举行的多姿多彩的夜宴，大吊灯的光辉之下，欧洲的王侯贵胄都聚集而来。宴会又是欧洲勋章和宝石的展览会，年迈贵妇人的脸颊满是皱纹，出现了枯萎白蔷薇花似的老人斑。在众多宝石的映照下，那些脸都发青了。

接着，他又谈起了过去的歌剧。一个人极力主张加利·古驰^①的《露琪亚》^②中的狂乱场景，美妙无比。另一个人则反驳说加利·古驰已经越过颠峰，自己听到的达尔·蒙特^③的《露琪亚》远远胜于加利·古驰。

终于，沉默寡言的野口插进嘴来：

“好了，别再说过去的事了吧。我们都还年轻嘛。”

野口笑嘻嘻地说，可那语气里却迸发出了一股力量，满座人顿时都不做声了。

这一句话，真的打动了阿胜的心。这种时候，往往该是女主人出来说句什么傻话，救救场的。可野口的话一语中的，精彩地代她道出了她想说的话。于是，她也就忘记自己的身份了。

“这一位可真是善言人之难言的人哇。”

阿胜想着。这一句话，让满座的光辉忽然褪了色，就像往篝火

① Amelita Galli—Cucci (1882—1963)，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

② 指歌剧《拉美莫尔的露琪亚》。

③ Toti Dal Monte (1893—1975)，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